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平凡的世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平凡的世界>>

13位ISBN编号：9787020044528

10位ISBN编号：7020044522

出版时间：2004-5

出版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路遥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平凡的世界>>

内容概要

《平凡的世界（共3部）》是一部全景式地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
全书共三部。
作者在近十年间广阔背景上，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划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
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铜城除过河南人之外，从北方黄土高原和南方平原地区贫困县漫流来的乡民也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从有了煤炭业，这里就成了中国西部的阿拉斯加，吸引来无数寻找生活出路的人。
在这个口音五花八门的“联合国”里，由于河南人最多，因此公众交际语言一般都用河南话。
在铜城生活的各地人，都能操几句河南腔，哼几句嗯嗯啊啊的豫剧。
这城市四周全是山梁土峁。
山上石多土薄，不宜耕作，农业人口远比不上黄土高原腹地稠密，更不要说和拥挤不堪的中部平原相比了。
因为事农者甚微，加之此地又不缺乏燃料，这些山山峁峁竟然长起了茂密的柴草，甚至还有一些树木梢林，显得比黄土高原其它地方更有风光。
每当入秋之时，有些山上红叶如火，花团锦簇般夺人眼目……　　山梁土峁间，由于地层深处挖掘过甚而形成空洞，地表时有下陷，令人触目惊心的大裂缝往往撕破了几架山梁，甚至大冒顶造成整座大山崩塌陷落，引起周围里氏三级左右的地震。
大山以北一二百华里处就是黄河，它带着成千上万吨泥沙沉重地喘息着淌向东方……　　城市在这条狭长的山沟里只能摆下一条主街。
那商店铺面，楼房街舍，就沿着这条蜿蜒曲折的街道，沿着铁路两侧，沿着那条平时流量不大的七水河，鳞次栉比，层层叠叠，密集如蜂房蚁巢，由南到北铺排了足有十华里长。
火车站位于城市中心。
一幢长方形的候车室涂成黄色，在这座沾灰染黑的城市里显得富丽堂皇。
除过南郊军民两用的飞机场，火车站不大的广场也许是市内最为开阔的地方了。
火车从这里向南，穿越绿色的中部平原，五六个小时就可以抵达省城。
而向西，向东，向北，都有公路伸出，一直可以通往邻近几个省份。
这个火车站每天上下午分别和省城对开两趟快慢客车，其余就全都是运煤车了。
从陇海铁路岔出来的这条支线，它的最后一节铁轨并没有在这个车站终止。
这钢铁阶梯又在这里岔出两股，一路爬坡穿洞，沿途串起了东西两面二十多个矿区。
外地人提起铜城，都知道这是个出煤的地方，因此想象这城市大概到处都堆满了煤。
其实，铜城边上只有一两个产量很小的煤矿，其余的大矿都在东西两面那些山沟里。
当你沿着铁路支线拐进这些山沟，便会知道那里有着多么庞大的世界。
这些相距只有十来里路的煤矿，每个矿区都有上万名工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几乎都超过了一个山区县城的规模。
密集的人口，密集的房屋，高耸的井架，隆隆的机声，喧嚣的声浪，简直使人难以置信这些小小的山沟山湾，怎么能承载了如此大的负荷？

<<平凡的世界>>

作者简介

路遥，陕西省清涧县人，1949年出生于陕北山区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7岁时因为家里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
文革开始后受影响直到69年底才回到家里务农。
这段时间里他做过许多临时性的工作，并在农村一小学中教过一年书。
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其间开始文学创作。
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
1992年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1980年发表《惊人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也相继获奖。
1991年完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矛盾文学奖，他的作品《人生》被改编成电影后，引起巨大的轰动。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平凡的世界>>

书籍目录

平凡的世界 第一部平凡的世界 第二部平凡的世界 第三部

章节摘录

家里和村里一整天发生的事，门外的孙少安都一无所知。
他此刻正跪在米家镇兽医站这个简易牲口棚里，手忙脚乱地给生产队的病牛灌汤药。
给这么一个不通灵性的庞然大物吃药，一个人简直对付不了。
下午头一顿药，有兽医站的人帮忙，一个人捉牛头，一个人灌药，没有眼下这么费劲。
这而今夜半更深，兽医站的人别说早已经下了班，现在恐怕都睡得死沉沉的了。
他跪在这肮脏的牲口棚里，一条胳膊紧搂着牛脖子，一只手拿一个铁皮长卷筒，在破脸盆里舀一卷筒药汤，然后扳起卧着的牛头，用铁皮卷筒头撬开紧闭的牛牙关，把药强灌下去。
有时灌呛了，牛给他喷一身。
他顾不了这些，尽量不让牛把药糟蹋掉，浑身的劲都使在抱牛脖子的那条胳膊上，两个腿膝盖在牛棚的粪地上拧出了两个深坑；紧张得浑身大汗淋漓。
他们队这头最好的牛，简直就是全队人的命根子。
它口青力大，走势雄健，干活是全村两个队最拔尖的。
二队队长金俊武，前年曾提出用他们队两头牛再搭一条好毛驴换他这头牛，他都没换。
平时耕地，只要他在场，就不让其他社员使役，常自己亲自执这犋犁。
他怕别人不爱惜，让牛劳累过度。
他还经常给饲养员田万江老汉安顿，给这头牛加草加料，偏吃偏喝。
不料今年刚开春动农，这头牛就病了。
牛两天没好好吃草料，他也两天没好好吃饭。
这牛一病，他也似乎病了。
今早上，他赶紧亲自吆着牛，来到米家镇的兽医站。
好在兽医站一检查，没什么大毛病，只是牛肚子里上了点火，兽医说灌几副药就会好的。
当时开好药后，就给灌了一副。
兽医站的人说，最好晚上十二点钟再灌一次。
本来他想当天就返回双水村，但考虑牛有病，来回路上折腾一大，恐怕牲灵受不了，就决定在米家镇过一夜。
现在，他把最后一卷筒药汤灌进了牛嘴巴，亲热地拍拍牛脑袋，然后就疲乏地站起来，把空脸盆和卷筒放在窗台上。
他看见牛的眼睛出现了一种活泼的亮色，心里就踏实了许多。
他出了牛棚，看见兽医站里一片黑灯瞎火。
哪个窑洞里传出来一阵鼾声，打雷般响亮。
这已经是深夜了。
他迈着两条长腿，穿过院子，出了兽医站的土豁子大门，来到公路上。
前面不远几步，就是米家镇的那条小街道。
现在那里也已经没有了人迹，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耀着空荡荡的街道。
他现在到什么地方去度过这一夜呢？
他白天抽不出身，也没到旅社去登记个床位。
这是公事，他可以掏钱住一宿旅社。
但现在旅社恐怕也住不上了。
米家镇就一个小旅社，这里过往人多，通常天不黑就住满了人。
他从公路上盲目地向镇子里走去。
唉，如果在石圪节，他还有些熟人，甚至还认得一两个公社干部，他哪里都可以凑合一夜的。
可这米家镇已经到了外县，人生地不熟，他到什么地方去住这一夜呢？
要是夏天也好，他可以在兽医站的院子里随便找个地方一躺就行了。
这现在虽然已经开春，棉衣还没有离身呢，一早一晚怪冷的；米家镇又在大川道里，风特别硬。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孙少安的烧砖窑就出了四窑砖。

每窑七千块，四七两万八千块砖。
除过运费、煤费和毛收入百分之十的税纳过以后，每块砖净得利二分五厘。
算一算，一家伙就赚下七百来块钱！
　目光远大的孙少安，政策一变，眼疾手快，立马见机行事，抢先开始发家致富了；黑烟大冒的烧砖窑多么让人眼红啊！
　少安已经渐渐上升为双水村第一号瞩目人物。
田福堂、金俊山等过去的“明星”在人们眼里多少有点逊色了。
　现在，孙玉厚家尽管还是过去那院烂地方，但上门的人却显然增多了。
村里有些开口借十来八块紧用钱的庄稼人，孙少安都慷慨地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对于孙家来说，这不仅仅是给别人借钱，而是在修改他们自己的历史。
是啊，几辈子都是他们向人家借钱，现在他们第一次给别人借钱了！
　但是，外人并不知晓，孙少安的事业在大繁荣的后面，充满了重重的困难。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分钱几乎都是用血汗钱换来的。
要维持一个烧砖窑，起码得三四个好劳力。
他们一家人既要种庄稼，又要侍候这个庞然大物，已经把力气出到了极限。
少平在家的时候，三个男劳力加上秀莲，还能勉强两头应付。
少平一走，父亲一个人忙山里的活已经力不从心，因此少安夫妇办这个烧砖窑也到了纳命的光景。
挖土、担水、和泥、打坯、装窑、烧火、出砖……每一样都是重苦活。
两口子天不明忙到黑灯瞎火，常常累得饭也吃不下去；晚上睡在被窝里，连亲热一会的精力都没有——辛苦得梦中都在呻吟……　金波和向前两个人坐在这面的驾驶楼里，嘴对酒瓶子，一人一口喝起来。
驾驶楼外面，遒劲的蒙古风在吼叫着。
大地虽然不是一团漆黑，但什么也看不清楚。
两个人静静地喝着酒，醉眼朦胧地透过挡风玻璃，望着外面混混沌沌的荒野。
　“你成家了没？
”向前灌了一口烧酒，长长地吹了一口气，问金波。
　“没。
”金波捉住向前递过的酒瓶，也灌了一口。
　“有没有对象？
”　“没。
”　“没了好……女人啊……”向前灌了一老口酒。
　金波沉默地仰靠在椅座上，感到胸口烧烘烘的。
　“女人是酒，让你迷迷糊糊……”向前也确实有点迷糊了。
“女人又是水，像中学化学书上说的，无色无味无情无义……”　金波仍然沉默不语。
　向前又灌了一口酒，摇晃着身子说：“没女人好……你看我，被女人折磨成个啥了！
虽然结婚几年，除过脸上挨过女人的一记耳光，还不知道女人是个啥……我一年四季跑啊，跑啊，心里常想，什么时候，我跑累了，回到家里，睡在老婆身边……唉，现在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　金波也有点晕乎起来，说：“天下女人多的是，还没你个老婆？
你为什么不离婚？
”　“离婚？
”向前吃力地扭过脸，瞪着一双被酒烧红的眼睛，莫名其妙地看着金波。
“你说叫我离婚？
我死也不离！
为什么不离？

因为除过润叶，我谁也不爱！
我就爱润叶！
”　“人家不爱你，又有什么办法！
”　“她不爱我，我也要爱她！
”　“那就受你的罪去吧！
”金波灌了一口酒，又把瓶子递过去。
　向前困难地接住瓶子，嘴没有对准瓶口，烧酒在老羊皮袄的襟子上洒了许多。
　他勉强把那口酒喝到嘴里，手摸了一把红钢钢的脸，提起瓶子在耳朵边摇了摇。
听见还有酒。
他手抖着又把瓶子递给金波，说：“要说受罪，嘿嘿，那你老哥真是受坏了！
有时候，我一个人开车，一边开，一边哭。
开着开着，就不由踩住刹车，跳出驾驶楼，抱住路边的一棵树。
我就把那树当做我的老婆，亲那树，用牙齿咬树皮，咬得满嘴流血……兄弟，你不要笑话。
你年纪小，没尝过这滋味。
人啊，为了爱一个人，那是会发疯的呀，啊嘿嘿嘿嘿嘿……”向前说着，便咧开嘴巴哭起来。
　这时候，金波才有点慌了。
他想用手拍拍向前的肩膀，安慰一下他，但身不由己，胳膊软绵绵地抬不起来。
他也八成了！
　向前竟然打开车门，绊绊磕磕走到了外面。
金波撵下来，要拉他，但向前使劲把他甩在一边。
这个痛苦的醉汉在沙地上爬了几步，就破着嗓子嚎哭起来。
金波瘫软地倒在他身旁，试图往起拉他，但怎么也拉不起来。
风呜呜地吼叫着，沙子打得人连眼睛也睁不开。
在风的怒号中，向前的哭声听起来像猫叫唤。
沙漠在暗夜里如同翻腾的大海，使人感到惊心动魄。
　酒精同样在金波的身上熊熊地燃烧着。
他索性不再往起拉向前，自己摇摇晃晃站起来，在昏天黑地里，放开嗓门唱起了那支青海民歌——动荡不安的大自然也煽起了他内心的风暴。
　在这样一个狂风怒号的夜晚，在荒无人烟的大沙漠里，这两个喝醉酒的男人，为了他们心爱的女人，一个在哭，一个在唱。
在正常的环境中，人们一定会把这两个司机看做是疯子。
可是，我们不愿责怪他们，也不愿嘲笑他们。
如果我们自己有过一些生活的阅历和感情的经历，我们就会深切地可怜他们、同情他们，并且也能理解他们这种疯狂而绝望的痛苦……　在这风声、哭声和歌声之中，躺在另一个驾驶楼里的田润生心缩成了一团。
他实际上一直没有睡着。
他知道姐夫为什么而哭；他也明白老同学金波为什么而唱——他早就听说过金波当兵时和一个藏族女子谈恋爱，被部队提前复员了。
此刻，他自己的眼里也忍不住涌满了泪水……　和少平、金波同年等岁的润生，也已经长大了。
凡是成人的痛苦他都能体会和理解。
就说姐夫吧，尽管他从不在他面前提说他姐的事，但他知道姐夫和姐姐的婚姻非常不幸。
在这件事上，他的同情心完全在姐夫一边。
他在心里恨他姐姐。
两年多来，他跟着姐夫学开车，姐夫不管姐姐如何对他不好，都像亲哥哥一样看待他。
姐夫真是个忠厚人，不仅对他们家，就是对世人，都有一副好心肠。

有时候在路上，碰见一些孤寡老人，他总要把车停在路边，问这些人去什么地方，然后便让他们上车来。
如果是他驾驶车，姐夫就自己爬到上面的车厢里，让这些老人坐在驾驶楼里。
他常对他说，人活在世上，就要多做点好事；做了好事，自己才能活得心安　……姐夫不仅教会他开汽车，还给他教了许多活人的道理。
他的心里敬重姐夫。
他根本不能理解，姐姐为什么不和这样一个好人在一块过光景呢？
　现在，他躺在这个驾驶楼里，听着外面的哭声和歌声，心像无数利爪在揪扯。
这一切深深地震撼了他的灵魂。
别人的痛苦感染了他，他也很痛苦。
痛苦啊，往往是人走向成熟的最好课程。
是的，许多原来含糊不清的东西，今夜他似乎豁然开朗！
　……

编辑推荐

本商品为单册封面，套装请以实物为准！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